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主持人：

陳秋政 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主講人：

陳怡潔 專員／台灣世界展望會研究評估部

與談人：

林麗蟬 講師／國立暨南大學原住民在職專班、曾任立法院第九屆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陳文學 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宋雨蓁 新北市議員

馬見 新北市議員

本分組論壇的相關資訊：

主講人陳怡潔的簡報

YouTube 影音全紀錄

台灣地方議員聯盟網站

陳秋政（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在籌組這次會議時，不只在國內，也發現在國際議員聯盟的盟友當中，在他的國家也分別看到，在疫情期間都會看到我們關心的這些議題，會在不同層面出現一些情況，所以這次整個會議的議題安排都跟疫情有關。

因為很多的與會者，有不少人的身分可能是地方的縣市議員，或者是其他單位的朋友就這個議題來發表意見，藉由大家發表的意見，可以提醒各個權責機關，或者是政府們，能夠知道可以做甚麼樣的準備，所以容許我先花一點時間，把整個大會的背景，跟我們這個主題所選擇的背景跟大家做個說明。

回到我們這一組的主題，談的是弱勢照顧，對象是廣泛的，有別於剛剛前面另外一個主題，就在談所謂的社區關懷，對象比較是長者，長者的社區關懷據點等等，我們弱勢照顧，事實上是比較廣泛的，有各種不同的需要照顧的對象，不限年齡，也不限特定的身心障礙者，還有其他可能跟身心障礙無關的，這些都是所謂弱勢的照顧，特別有一些偏遠的地區，像原住民的部落，或者是社區等等都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弱勢照顧議題

是。

我們熱烈歡迎來自台灣世界展望會的怡潔，做三十分鐘的主講，怡潔請。

陳怡潔（專員／台灣世界展望會研究評估部）：

陳怡潔 專員
台灣世界展望會
研究評估部



今天我的分享，會分為四個部分。我會簡單的說明一下甚麼叫做弱勢族群？另外就是在國際的規範下，兒童權益是哪些部分？在這些部份，我們會說明一下在疫情之前，台灣的兒童福利的現況。

第三個部份，在去年疫情剛起時，國際的兒童組織就對於各個政府，做了一些聲明，希望各國政府注意疫情下，兒童權益的關注面相，這部分我也會做一個簡單說明。最後部分是目前台灣的孩子在面對疫情之後的生活概況。

弱勢族群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如果以展望會的角度來看，以族群來說，可能我們所服務的原住民的孩子，或是新住民的孩子，相對是弱勢，原因是因為人數比較少，或是所在的資源需要更多的協助。如果從經濟的條件來看，一些來自經濟條件比較弱勢的家庭，或是這樣的孩子，就是我們關注的對象。同樣的，展望會其實也關注所謂家庭暴力的孩子，或是家庭暴力的家庭，這個可能是以家庭功能，或者是人身安全的角度來看，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需要幫助的，或者是需要跟他們一起工作的弱勢族群。

在國際組織中，其實有一些組織，以聯合國來說，對人權的保障其實是最顯著的，每年聯合國都有避免對少數族群種族歧視委員會，會對一些弱勢族群權益去做一些規劃。

今天的分享將以 1989 年兒童權益公約為主要的一個概括，說明我們所看到的兒童權利。

大家都知道，過去孩子其實是沒有自己的意見的，被視為是父母的財產，但是十九世紀以後觀念變遷，國際上認為各國是有責任保護家庭中的孩子，更明顯的是，聯合國在 1989 年，就通過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 CRC），強調我們需要以兒童為主體，希望締約國都能以法律保障孩子的各項權利。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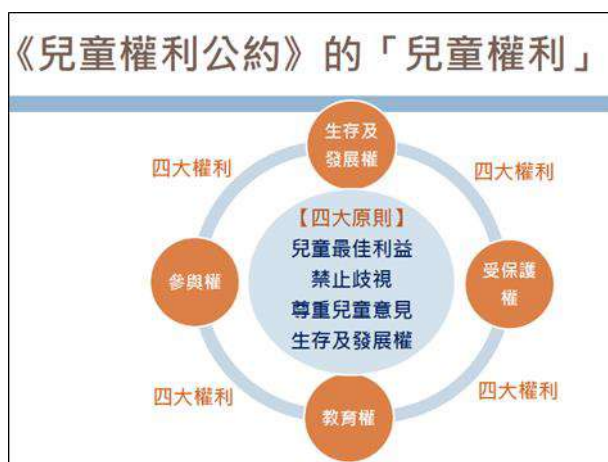
弱勢族群

World Vision
台灣世界展望會

- 國際上有關**弱勢族群人權保障**的實踐，以聯合國近年努力最為顯著。例如聯合國的主要人權機構之一是**避免對少數種族歧視委員會**（Subcommission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y），每年集會一次來提升全球弱勢族群的權利。
- 又其亦透過國際條約保障特定族群，例如**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CRC）、**1990年《保護外籍勞工和其家庭的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以及**2007年《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即為顯著的例子。

在兒童權利公約下，有四個原則，就是兒童最佳利益、禁止歧視、尊重兒童意見、生存及發展權，這樣原則下，其實孩子是有四大權利的，比如說在參與權，生存及發展權、受

保護權、教育權。今天我的分享，會以這四個權利去做主要的論述。



台灣雖然不是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但是我國主動在 2014 年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將這樣公約的內涵，在我國成為具有一個法律的效力。我國在 2016 年，提出首次國家報告，2017 年也依照締約國，對於國家報告的形式跟內容的準則，做了第一次國際審查，三個禮拜前，就是今年（2021）十一月，我國公布第二次的國家報告，

明年度也會進行第二次的國際審查會議。

台灣世界展望會從 2014 年起就持續參與兒童權利公約聯盟，並且也受邀參與許多政府的會議，我們透過這樣的形式，繼續倡議跟監督台灣兒童權利的執行現況。在 2014 年第一次國際審查前，國際審查委員有針對台灣的兒童權益的實踐情況提供意見，我將這個界定於這就是疫情前孩子一個權利實踐的情況。

依照社家署公布的資料，其實國際委員第一個關注的是，希望台灣能再確實落實教育權，特別是在孩子的就學負擔，例如公立的幼兒園免費，私立幼兒園收費是可以負擔的。另外政府應該要去了解偏鄉兒少的教育權的部分，而且要持續的去提供額外的資源，去保障這樣一個以區域來說，弱勢孩子的兒童權益跟公民教育。

另外國際委員也非常關注的是，不管是校務，還是課綱的改革，或是一些申訴意見上，孩子必須要參與當中，要有權利去表達意見，不管是校務的規範，或是課綱的改革上，一樣要同步去了解孩子的想法。還有中輟生的服務，以現況來說，許多服務是分立的，所以國際審查委員，希望我們可以做一個整合性的規劃。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World Vision
台灣世界展望會

我國CRC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一) 確實落實教育權

1. 改善就學負擔。
2. 學前教育朝公立幼兒園免費，私立收費可負擔為目標。
3. 政府應持續提供額外資源，並採取措施監測偏鄉兒少享有教育權的程度。
4. 落實兒童權利與公民教育。
5. 教育部確保學生參與校務的獨立性。
6. 課綱之改革應使課綱更具彈性以減輕學生壓力，亦應使學生在有效參與下審查課綱。
7. 整合中輟生服務資源。
8. 建議政府公開並提供學校相關指引，明列合乎兒童權利的懲處措施，建議軍訓教官儘快退出校園；禁止校園體罰並適當懲處使用體罰之教師。
9. 建議建立獨立、保密且安全之申訴通報機制。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8。

第二個部分，國際審查希望我們在兒童權益的監督上，有一個專責的單位，那可能是建立兒童監察使，或相關的委員制度，確保兒童申訴

處理跟調查的過程中，兒少的隱私被保護的。

最後第三個部分，國際委員關注的是，我們要持續推動以家庭為主的替代性照顧，因為現在我國一些替代性的照顧的方法，還是以機構化為主，希望台灣未來能以親屬照顧為優先。在這個部分，展望會承接了新北市、台中市、屏東縣、花蓮縣親屬照顧服務，希望站在兒童權益的角度，讓這些無法在原生家庭生活的孩子，能夠在熟悉的親屬家中，獲得最好的照顧。

World Vision
台灣世界展望會

我國CRC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二) 設置獨立國家人權機構

儘速依巴黎原則設置獨立國家人權機構並內設監督兒童權利的專責單位；或是建立兒童監察使或兒童權利委員制度，保護兒少隱私，受理、調查、處理有關兒童權利申訴事件。

World Vision
台灣世界展望會

我國CRC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三) 推動以家庭為主的替代性照顧

國際審查委員特別關切替代性照顧的整體規劃，建議政府依據聯合國兒童替代性照顧準則制定全面性策略，將替代性照顧體系去機構化，制定支持及強化家庭環境為主的替代性照顧，特別以親屬照顧為優先。

去年（2020）開始全球經歷 Covid-19 疫情，所以去年四月，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就針對全球兒童的景況，做了十一點的聲明，希望各國政府，在防疫疫情期間，能去關注兒童權益，不要因為相關的措施而被剝奪，造成孩子身心上無法恢復的影響。

第一個部分，要確保各國政府的經濟情況，受到疫情的影響之下，政府的財源要有合理的配置在兒童身上，而不是將兒童的相關資源去做一些犧牲。

第二個部分是，在疫情的規範下，希望各國政府還是保障孩子的休閒娛樂，及文化藝術活動的權益，並且要有一個戶外活動，一些開放的空間，讓孩子有一些友善的活動。在這個部分，台灣在這次三級疫情警戒期間，確實有許多的部門也做了這樣資源的釋放，例如今年 2021 年八月，新北市兒童藝術節就舉辦線上劇場，同樣的在民視、文化部、國家歌劇院，陸續在今年的疫情期間，都有開放免費的線上的藝術活動讓孩子參與。這個部份，我們要再另外的思考，其實這樣的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活動，都是給有數位載具跟數位網路的孩子來使用，我們所服務的經濟弱勢的孩子，或是在偏遠地區的孩子，他們的權益不就沒被保障了呢？

第三個部分，在整個學校關閉的期間，聯合國希望各國政府能確保線上學習不會惡化既存的一些社會的不平等，因為我們知道有許多弱勢的孩子，沒有辦法獲得父母的協助，因為父母可能忙於生計，或者是父母基本上也沒有這樣數位的資能，所以這點需要被關注的。

第四個部分，聯合國也是特別的強調孩子有一些營養餐食的需求，平常是透過學校來供應的，當學校關閉之後，這樣的需求，各國政府一定要啟動相應的措施，讓孩子有這樣的需求被滿足。

第五個部分，主要是針對一些對發展中國家孩子的基本生存，出生登記或是公共衛生的資源，希望能持續的維持運作。

第六個部分是兒童保護，在疫情期間，一定要持續的可利用而且不可中斷。在這點部分，因為台灣世界展望會有承接衛福部的 113 保護專線，在疫情三級警戒期間時候，我們會內也花了很多的資源和人力，來確保我們有一個備援的服務機制，也就是說，當我們在疫情期間的工作接線中心，有任何的同工因為疫情，而必須去治療，而其他的同仁需要被隔離的時候，我們要確保這樣的專線不會被影響，也很感謝主，我們這樣的資源跟配套措施，這次是備而沒有用到，我們也會持續做這樣機制的運作。

第七個部分，其實相對於資源好的家庭，或是大人來說，這些孩子的權益是更容易因為疫情而受到影響的，所以針對特別脆弱或是弱勢的孩子，一定要去做一些相對應的措施，不能因為各項疫情的規定或規範指引而去拘禁孩子，即使孩子被拘禁中，也必須要跟家人維持聯繫。

最後兩個部份，特別強調是在 Covid-19 疫情的宣導，或相關資訊的傳遞的時候，一定要用孩子聽得懂，看得懂的方式讓孩子了解這樣的資訊，而且在整個 Covid-19 防疫的決策中，應該要去聽孩子的觀點，讓孩子理解現在發生的事情，而且也可以教他們意見表達，在相關的決策中，這個部份是台灣目前相對比較欠缺的部份，因為我們在許多的決策中，孩子是沒有辦法發聲的。

接下來，我會以兒童四大權益，來描述我們所看到的弱勢兒少的生活概況。

今年五月，台灣進入了三級警戒情況，我們發現其實受到最大的衝擊，就是我們所服務的經濟弱勢家庭，這些家庭，不管是生存在都市的中心，或是資源比較少的偏鄉或離島，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都會面對到許多直接的困境，例如有許多家長的工作是非典型的工作，在這個疫情期間，就沒有任何的工作機會，所以在很拮据的經濟情況，就面對到很即時的經濟缺口。同樣的，我們的孩子也是當學校關閉了以後，其實有很多的孩子是沒有數位工具，也沒有所謂的數位資能，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在這樣多方的壓力下，家長和孩子在家裡，要怎麼樣去面對緊繃的親子關係，我們的社工都在疫情期間，都有很密集的跟家長工作。

弱勢兒少的生活現況

World Vision
台灣世界展望會

(一) 參與權

國內目前多數縣市政府每年皆定期遴選兒少諮詢代表，藉此鼓勵兒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培養兒少表達意見、陳述觀點的能力。惟經濟弱勢兒少需更多的培力資源與時間，才能站上遴選的舞台。故本會目前聚焦於東台灣兒少之培力工作，培力養成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的兒少諮詢代表，保障其表意權與參與權，讓兒少參與公共事務，並為全體兒少發聲。

第一個部份是兒少的參與權的部分，其實現在國內的機制，縣市政府都會定期遴選兒少諮詢代表，希望藉此讓孩子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是，目前的兒少諮詢代表多數都來自中

自中高社經階級家庭，因為這樣的孩子，可能從小是有這樣的培育，也很樂於去分享自己的意見，學校也很重視孩子意見的表達。但其實經濟弱勢的孩子，要去進行兒少諮詢的培育，是需要更多的資源跟時間，才可以站上遴選的舞台。目前台灣世界展望會主要聚焦在東部兒少的培育工作，目前我們在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都有做這樣兒少諮詢代表的服務，我們希望可以讓經濟弱勢孩子，能透過展望會的陪伴，讓他們也可以站在遴選的舞台上，為孩子來發聲，讓他們的聲音不被忽視。

同樣的，今年度展望會跟台大社工系的陳毓文老師合作一個跨國的研究，我們展望會成為台灣的代表，參與 Covid-19 疫情對世界各國兒童影響這樣的一個研究。這個研究最特別的是，我們去蒐集兒少的主觀經驗，這次我們所蒐集資料的期間，剛好是三級警戒解除，進入二級警戒時候，也就是七八月的期間，我們針對一般兒少及原住民兒少，他們這次面對三級的警戒，在疫情前，疫情中間，跟疫情後他們的生活，到底有甚麼樣的影響？我們希望透過蒐集這樣子的資料，未來可以將孩子的聲音去作進一步的倡議，或是做一些政策的倡議，或是服務的規劃，希望能讓孩子的聲音，能在整個疫情相關的決策過程中，能有發聲的機會。

第二個在生存和發展權的部分，在疫情前，我們就知道有很多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是非常依賴學校的供餐，甚至我們也知道，在一些偏鄉離島區域的學校，不只供孩子營養午餐，針對一些經濟弱勢的孩子，還供應營養早餐，他們結合企業和的資民間的資源做這樣的提供，展望會也在晚餐和假日的餐點上，結合一些服務方案，讓孩子能有好的營養攝取，確保孩子的餐食，不會因為不在學校而被忽略。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弱勢兒少的生活現況

World Vision
台灣世界展望會

(二) 生存及發展權

- 均衡營養、穩定三餐，是孩子穩健成長發育的基礎。然而台灣許多經濟弱勢家庭的兒童，卻面臨**三餐缺乏照料**、**營養獲取不足**的情形，不只影響發育，也可能因著肚子餓而影響孩子的學習專注力。
- 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期間，**疫情帶給貧困家庭的衝擊迅速且巨大**，不論**三餐**、**生活照顧**或**遠距學習**都更為吃力。許多弱勢家庭生計陷入困境，依據本會調查，在國內服務4萬5000名兒童及其脆弱家庭裡面，近4800戶需要民生物資、近4400戶需要緊急經濟協助，還有近1500位有營養餐食、幼兒照顧需求。

在這次疫情警戒期間，在五月下旬的時候，發現我們所服務的家庭，不管在三餐，或者是服務照顧，還是遠距學習，都

有很多的需求，在五月下旬的調查中，四萬五千名的孩子當中，有四千八百戶的家庭，就需要很即刻的民生物資，四千四百戶需要緊急的經濟協助，還有一千六百位的幼兒，他們有營養餐食和照顧的需求，這個都是弱勢的孩子，在疫情當下所面對到生活的景況。

在兒少受保護權的部分，我們是以今年（2021 年）監察院十一月所完成的一個調查報告，來跟大家分享。

弱勢兒少的生活現況

World Vision
台灣世界展望會

(三) 受保護權

誰來接住不斷跌出社會安全網的脆弱兒少？

監察院（2021）揭開層層防護網下兒少落入受虐致死傷或司法處遇的悲劇，發現兒少保護安全網還有漏洞，呼籲行政院督促所屬檢討改進。

我們所看到的所謂弱勢兒少，可能就是受暴力威脅受虐的孩子

子，其實以監察院的報告來說，我們還是發現有很多的孩子，是沒有被社會安全網照顧到的，他們是不斷地跌出這個網絡中的。

監察院指出，2015 年到 2020 年期間，台灣的全兒少的整體人數下降四十多萬，但是通報人數卻不減反增。另外在 19 年跟 20 年，發生的重大兒少受虐案件中，也發現了有一成的家庭，其實是從來沒有在這個網絡服務中，是從來沒有被發現的，即使有九成的家庭，被各方的服務所了解跟通報，但是最終孩子也是面對到重大的死傷，這是現階段我們服務制度的缺口。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弱勢兒少的生活現況

World Vision
台灣世界展望會

(三) 受保護權

監察院(2021)指出,2015到2020年我國兒少人數驟減42.7萬人,但受虐兒少不減反增,被通報的人數從2014年的4.2萬人,增加到2020年的6.6萬人,增幅5成多,2020年受虐兒少已達到1.2萬人。而2019年到2020年4月間發生的43件重大兒虐案中,1成案件的受害個案家庭不曾被通報過,其餘9成雖然都有進入政府體系的通報史或服務紀錄,也被多次通報,但防護網最終不但沒能安全的接住這些孩子,反而發生虐待致死或重傷的悲劇,嚴重威脅兒少生存權。

監察院指出,2015年到2020年期間,台灣的全兒少的整體人數下降四十多萬,但是通報人數卻不減反增。另外在19年跟

20年,發生的重大兒少受虐案件中,也發現了有一成的家庭,其實是從來沒有在這個網絡服務中,是從來沒有被發現的,即使有九成的家庭,被各方的服務所了解跟通報,但是最終孩子也是面對到重大的死傷,這是現階段我們服務制度的缺口。

弱勢兒少的生活現況

World Vision
台灣世界展望會

(三) 受保護權

- 受虐的6歲以下幼童,存在沒被看見的通報黑數,是兒虐最大受害者,歷年重大案件中超過7成都是他/她們,社安網第一期計畫實施之後,2019年到2020年11月期間發生的54件重大兒虐案,6歲以下的受害幼童仍占了73.5%之多。但衛福部結合跨部會實施「六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的預警篩檢機制,只涵蓋到0.1%的6歲以下兒童。
- 社安網第一期計畫,輔導各地方政府成立集中篩派案中心,統一受理所有的保護性與脆弱家庭案件,但通報案件爆量,比預估高出10倍,還沒完全到位的社工人力根本無法應付,再加上仍不夠清楚的分案標準、是否開案的爭議、受限的派案機制,讓篩派案中心承受著接案時與網絡各單位及社政單位間的爭執、內耗與壓力。

資料來源:監察院,2021。

監察院的報告中,特別去關注六歲以下的孩子,這群孩子常常是重大受虐事件最大的受害者,這原因是當這群孩子沒有去學校,去受托的時候,他們很少去接觸外界,所以孩子在家庭中

受到不好的對待時,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機制可以早一步去介入。

弱勢兒少的生活現況

World Vision
台灣世界展望會

(三) 受保護權

- 衛福部原有的兒少高風險家庭服務,在推動社安網後,轉型成「脆弱家庭服務」由各地方社福中心接手。但這項制度轉型過程中,孩子被漏接了。據統計,2018年底還有7,731名兒少接受高風險服務,但到了2019年底有6成、共4,892人在轉型中被結案,招致「先大量結案或先結案再開案」的質疑,不幸的是,這些被結案的孩子更有2成在結案後1年內,再被通報進入社政系統。
- 另外,過往高風險家庭服務以兒少焦點提供家庭處遇服務,然目前脆弱家庭服務卻包含了全齡人口的各項需求,但在人力與後端銜接的民間多元專精服務,都還沒有到位的情況下,這些「包山包海」的社工也跟著脆弱家庭變成辛苦、脆弱的一群工作人員。

目前衛福部結合跨部會,實施一些預警的篩檢機制,其實也只有百分之零點一的六歲以下的孩子,可以在這個機制下被篩檢、被確認,也就是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孩子,是沒有在

這個篩檢機制中,可能要透過其他的資源去了解。其實社安網那時候有一個美意,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成立了「集中篩派案中心」，但是在人力的配置上，其實是不足因應後續的一些通報案件，所以可以看到案件非常多，但人力很少，當要派案、確認案件、調查案件的時候，中間會有非常多的耗損跟內耗。

第三個部分是，過往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兒少在兒少高風險家庭被服務的，但是在社安網建立以後，在推動社安網之後，其實這樣以兒少為焦點的服務就消失了，轉而以各個年齡人口脆弱家庭服務方案去接手，所以以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來看，過往在這個高風險服務的脈絡中，在進入社安網的過程中，這些孩子就被結案了，其實在這個轉型的當中，有非常多的孩子是不見了，因為當初的機制認為，如果他有再需求，會被通報，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孩子就是不見了，相對於接手脆弱家庭服務一些單位，他們也會非常辛苦，過往可能是非常的聚焦的服務兒少，但是現在可能老人、身心障礙者，各類的脆弱人口，比如說健康需要照顧的人，都會出現在脆弱家庭當中被服務，所以這群的工作者，就會非常的辛苦，也會非常依賴縣市政府這邊，去連結各個專業的單位，去做一些合作，才能去確保每一個所需求的人，都能獲得對應的服務。

接下來，這邊有特別提到，就是有些孩子，其實他的原生家庭沒法好好的照顧他們，所以政府透過公權力，讓這些孩子離開家庭作一些家外安置案，但是現實的情況下，社福是沒有這樣的資源去幫助原生家庭重新建立，所以這些被家暴安置的孩子回家的路，是非常的遙遠的，這邊可以看到有許多的孩子，在外被安置的時間就超過了數年，以 CRC 兒童人權來看，他們是覺得孩子一定要在一個家庭環境中成長，才會符合孩子的最佳領域。但是在台灣的現況是，我們在機構中被照顧的孩子就佔了六成，實際被親屬照顧的孩子，只有百分之三，更讓人擔心的是，在機構當中都是未滿六歲，這些被安置的孩子，六成以上都會轉換安置單位，所以這些孩子對於家庭的概念，是非常薄弱的，也跟 CRC 的人權標準是背道而馳的。

World Vision
台灣世界展望會

弱勢兒少的生活現況

(三) 受保護權

- 家外安置的孩子何時可以回家？因為兒虐家庭的強制親職教育及處遇計畫，執行不落實，資源也不夠，難以阻止兒少受虐致死或一再受虐的處境，也因此形成在家外安置的兒少沒有歸期，目前安置在寄養家庭與機構超過2年時間的孩子已經分別達到3成及4成，超過5年的孩子也愈來愈多。
- 我國現況是，機構安置占了6成、親屬安置只有3%，安置在機構的孩子有1成多是不到6歲的幼童，而且受虐孩子頻繁流浪在安置處所，2020年轉換比率高達6成，像是失根的浮萍，與CRC的人權標準背道而馳。

再來就是，我們知道兒虐的孩子，最容易被發現的，就是被老師發現，被警察發現，被社工發現，但是在疫情停課的期間，孩子只能待在家

家中，老師看不到，警察進不了家庭，所以社工就成為這段時間最重要的守護者，展望會的社工有一個優勢，是我們長期陪伴了這樣的家庭，所以其實即使疫情期間，我們還是可以透過一些鄰里的資源，甚至這些家長，當他們面臨到一些家庭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照顧的需求時他們會主動的聯絡展望會的社工。那時候，我們的社工即使在三級期間，以機構的角度，我們是希望優先用電話，或是視訊的方式服務這個家庭，但是我們還是有許多的社工，因為非常的心急，在三級期間，也都會進入這些家庭去，及時的去了解家庭的狀況，對社工來說，他有專業，所以我們可以去看到家庭當中，被輕忽的一些議題，這些輕忽的議題，可能就會造成很嚴重兒少保護的危機。

例如我們也看到有很多的家庭，他們因為經濟弱勢，住屋條件不佳，甚至他們的門窗門鎖都是無法關閉的，所以展望會的同工也都會提供相對應的資源，確保孩子們有一定的隱私保障。而且在一些人為的風險上，我們也會提供一些親子教育，確認孩子都能獲得最好的照顧。



第四個，這邊我要分享的是教育權，我們以教育權來看，這邊是一個台灣衛福部設家署，2020 年的一個研究報告中，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目前獨立於兒少教育的支出，其實是遠低於國際的標準。左邊這張圖上橘色是台灣，

黑色點點的這一條線，是 OECD 國家的平均數，所以不管怎麼看，台灣都是很低，都是不及多數 OECD 國家投注在福利跟教育上的支出。換個角度來看，兒少預算決算占台灣 GDP 的比例大概占百分之一，OECD 國家雖然過去從六，慢慢地接近五，但是也都高於台灣很多倍，所以可以知道我們 GDP 的配置，在兒少的比例，也是遠遠低於 OECD 國家的平均水平。

綜合上述來看，其實台灣配置在兒少的公共資源是非常的低。在台灣，我們在教育上，兒少支出是最多的這樣一個比例，但縱使這樣，台灣在教育上的份額，相對於其他各國都是相當低的差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特別的強調說要去關注弱勢兒少，因為在疫情期間，孩子的教育不平等情況會被加大，甚至這些孩子，連置身教育的機會都會被中斷，所以展望會也是非常關注這一塊。根據今年（2021）初，我們所做的會內孩子普查，發現即使在疫情前，有一成的孩子，從來沒有上過網，有八成三的孩子是家中沒有網路，四成三的孩子家中，沒有自己可以使用的數位設備，沒有網路沒有設備的孩子佔有兩成以上，可以想見，對於這種從來沒有上過網，沒有自己設備，沒有網路的孩子來說，我們其實都看到了，甚至有孩子甚至連開機都不會使用，甚至要怎麼輸入文字，他都不知道要怎麼透過這樣的載具去進行。弱勢的孩子因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弱勢兒少的生活現況

World Vision
台灣世界展望會

(四) 教育權

- 據台灣世界展望會2021年初調查所服務家庭之數位設備狀況的報告指出，有**10.1%**兒少於日常生活中**完全沒有上網**；**家中無網路者高達83%**；**無個人可使用的數位設備約43%**；**沒網路也沒設備的則有22%**。
- 疫情帶來的停課措施，帶來許多教育、教養的問題；而經濟面的影響，更將弱勢家庭推向困境。弱勢兒少因**缺乏完善數位設備資源、數位知能與素養**，無法順利在家遠距連線上課，將可能跟不上學習進度。

為缺乏資源設備跟資能，在今年三級疫情期間的時候，在遠距連線上課的時候，有很多的孩子是中斷了學習。展望會看到孩子這樣的需求，所以從今年五月開始，

就緊急結合民間跟企業的資源，提供孩子筆記型電腦，網路相關的線上學習的宣導，或是安全這樣一個配置，幫孩子建立最基本的軟硬體設備，然後在偏鄉離島地區跟原鄉，建立數位學習的教室，讓孩子可以在當中學習如何透過這的載具去進行教育。

孩子第一次上網，第一次有自己的載具，我們也很擔心，他們在網際網路的世界中迷失，或是被不良的人利用，所以我們也非常的關注所謂的數位素養教育，我們希望孩子有好的數位思辨力，還有自我保護的能力，讓他們有這樣的設備，有連接上網的世界後，有自我保護的能力，可以透過這樣一個好的資源，去進行學習跟外界社會的連結。

疫情其實還沒有結束，我們也會持續關注我們所服務的四萬多名孩子在以上四大權益上的一個需求，我們展望會的首要任務，就是幫助最脆弱的人，也謝謝大家，今天讓我有這樣的機會，來去跟大家分享我們所看到弱勢孩子的需求，謝謝大家！

陳秋政（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非常謝謝怡潔分享展望會的觀察，沒有想到我們單獨用兒少當作舉例的時候，就看到有這樣多的議題，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從剛剛怡潔的分享當中，我們也發現如果拿 2017 年，做為一個疫情前的一個調查對照，不管是聯合國，或是其它我們自己本身的各種不同的來源，可以看得出疫情前後，可能的的確確在既有的問題上，可能有一些地方嚴重化了，可能因為這樣的一個變化，產生一些之前比較沒有看到的一些情況跟需要協助的事項。

我們也看到投入這麼多的經費，看到的是政府跟民間協力，這個空間向來是存在的，是必要的，所以這個有關類似照顧的主題，怡潔這邊的分享裡面，得到一些初步的驗證，證明這樣的議題，的確確需要投入更多的關心。

我們請文學老師先發言。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陳文學（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聽完怡潔專員的分享之後，坦白講，過去對於兒少這一塊，真的了解比較不是那麼多，我這邊聽完之後，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部分，就是過去南投這邊有做過的一些案例，聽完之後跟怡潔專員的有關兒少權益的部分有一些連結，第一個部份是有關如何讓兒少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就是怡潔剛剛提到的參與權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在名間鄉的中山國小，他們會透過跟文化部爭取的經費，讓這些國小的孩子透過投票的方式，決定一筆小的經費要怎麼去使用，在學校裡面的這些活動上面，這個是民間的案例。

第二個案例是集集鎮公所針對兒童節的禮物，也透過孩子的意願跟投票的方式，來決定兒童節的禮物。

第三個案例，是崙背鄉公所新建的一個操場，這個操場的命名，也是由一個國小的孩子自己來去討論，過去在協助這幾個公所，在推動這種審議式民主時候，坦白講，還真的沒有想到跟兒童的參與權是有關係的。我們只是在想，讓孩子從小紮根，從小就遇到這種公民參與的過程，沒想到這跟整個國際的趨勢，是有連結的，非常謝謝怡潔專員的一些分享，

聽完怡潔專員的分享，也會想到一個和待會我自己與談的內容有關的，就是我們到底有沒有兒少的服務，因為其實社會上的資源，我相信不同的團體，都會關心兒少的議題，過去我們在作食物銀行的議題上面，也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有沒有有一個重複服務，或重疊服務的情況。

我們也曾經想到試圖要來找到名單的比對，但是好像會比較困難一點，這可能又會須一些公權力的介入，但是反過來想，這種重複服務或者是重疊服務，有沒有必要真的去切開？這也是我非常疑惑的事，這個都是剛剛在聽怡潔專員的分享的時候，我心裡面在想的一些問題，我就一開頭先做這樣的分享。

回到我的與談部份，誠如剛剛秋政老師的引言，就是有關劣勢的族群，除了兒少以外，其實還有一些不同的族群，我這邊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過去這五年來，我們在協助南投縣政府，執行一個食物銀行的計畫。其實在全台各縣市政府，都有類似的計畫，當然做法有一些不太一樣，在南投的部分，主要是透過委外的方式，由大學去承接，期待透過大學的創新跟服務，還有課程跟教學能量進來，嘗試協助南投縣政府，去摸索出比較符合南投在地的食物援助的一個作法。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南投縣政府食物銀行援助計畫

- 2014年5月南投縣政府為避免臨時發生變故或遭逢失業的家庭，三餐無以為繼，啟動食物銀行計畫。作法含餐食券、食物援助、物資援助。
- 2017年7月，暨大承接「南投縣食（實）物銀行援助計畫」，成立食物銀行烏溪線站，推動烏溪沿線六鄉鎮（仁愛鄉、魚池鄉、埔里鎮、國姓鄉、草屯鎮、中寮鄉）的食物援助。



我們大概是從 2017 年的時候，開始承接南投縣政府食物銀行援助計畫，整個服務的範圍，從仁愛鄉、魚池鄉、草屯到中寮，所以範圍其實不小。我們一開始在服務的時候，就遇到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弱勢的家庭，誰是有食物需求的家庭？除了一般的

低收跟中低收，這些政府認定有資格的人之外，還有沒有一些家庭，他沒有這些社會福利資格，但是卻有需要的？

我們就透過一些網絡治理的方式，五年來，我們大概服務了三萬多次，我先把一些服務的成效，跟大家報告。這三萬多次裡面，我特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邊緣戶這一塊，除了低收跟中低收都之外，我們提供這些邊緣戶家庭，就佔了

服務成效

鄉鎮別	服務發放總人次	福利身分（總戶次）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邊緣戶	小計
仁愛鄉	1639	23	48	302	373
魚池鄉	619	11	67	122	200
埔里鎮	2798	90	161	507	758
國姓鄉	1353	78	137	192	407
草屯鎮	406	15	10	121	146
中寮鄉	575	42	36	121	199
合計	7390	259	459	1365	2083
比例		12%	22%	66%	100%

110年1月-9月烏溪線服務站服務人次及福利身分別

- ✓ 106至109年的年度服務統計分別為1,862人次、6,242人次、7,424人次、8,336人次，而110年1月至9月亦有7,722人次。
- ✓ 每月平均服務人次方面，106年平均每月310人次；107年平均每月520人次；108年平均每月609人次；109年平均每月687人次。
- ✓ 自106年七月開始至今，烏溪線站的每月穩定服務800人次，約220戶左右。



百分之六十六，問題來了，我相信對各縣市政府或者非營利組織來說的話，其實都在想這個福利邊緣戶，到底要怎麼認定？

還有怎麼去找這些福利邊緣戶？我想這應該也是許多人所關心的議題。

這些邊緣戶不是政府的既有福利裡面主要關心到的人，我們的做法就是，怎麼找出食物銀行的個案需求？要由誰來評估？評估甚麼？該如何評估？基本上就是透過網絡的方式，不斷的連結在地的團體。

坦白講，縣府所委外的這個案子，一開始只有一個社工，到第三年變兩個社工，到明年會有三個社工，在有限的社工人力之下，要怎麼去找到這些有食物需求的人？一定要透過在地的這些團體。我們發現，除了社福單位的轉介，村里辦公處、鄉鎮市公所、社區發展協會，還有國中小，我們還發現原來在南投這個地方，還有一個體系，其實是我們過去比較少接觸，比較忽略掉的體系，就是農會體系。

這幾個體系，都是對在地家戶有比較多的了解，所以我們透過既有的這些體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系，來提供這些個案，再由社工去評估。以往我們也看到了若干的這些單位或是縣市政府案例，會是以一個制式量表評分的方式去評估，我們也在想用這些的制式量表來評估，是否真的是好的？後來我們決定，還是由社工透過家訪的方式，



我想這個比較頻繁的，每個月一次，或兩個月一次的家訪去做這個評估，可能會比較精準，當然社工還是有一

個基本的 guideline（指引）可以讓他們做評估，但是更強調的是社工要到家裏面去。換言之，這個食物銀行不單單只是發物資，而是要透過社工到家裏面去，提供物資的過程裡面，同時也要去做轉介的服務，這也包括跟埔里市的合作，所以評估的部分，強調社工的角色的介入。

評估的表單部分，其實我們也知道，對公部門來說，常常有蠻多的文書表報，我們也跟南投縣政府不斷的協調，去調整這些評估的表單內容，這表單裡面會特別列出特殊的需求，像尿布、奶粉、營養品，還有吃不吃祭祀用品？比如說在仁愛鄉，仁愛鄉有天主教、基督教原住民的朋友，他們不一定會吃祭祀用品的，他們如果在開案的時候，有勾不吃祭祀用品的時候，我們就不會把中元普渡的祭祀用品，提供給這些需要食物的這些家庭。

需要食物的家庭，有一些其實是從 2007 年到現在，都是長期服務的，但有一些可能就是短期的，臨時家庭突發變故，有需要食物介入的，或是臨時家裡發生火災等等這些狀況，會需要這些介入的話，我們就會去提供，如果他家裡是不開伙的話，那就不需要給他米、油、鹽、醬油這些，避免造成社會上這些善心資源的二次浪費。另外就是在服務上面，如果他有特別的尿布奶粉營養品需求的話，我們也會想辦法，透過縣府的經費去添購，或者是跟社會去勸募。

除了這個食物銀行有關邊緣戶的這樣一個概況，跟大家分享之外，我們也很好奇到底南投縣到底有多少的家戶會有這樣的需求？還有南投縣民對於弱勢的看法是甚麼？我們問了幾個電訪的題目，這是一個八百份的回收問卷，我們問的第一題，就是社會上除了低收跟中低收之外，還有很多的弱勢家庭，問民眾同不同意？有九成的民眾表示同意，民眾覺得除了低收跟中低收之外，其實還有許多非低收非中低收的，而且是弱勢的。我們問的第二題是，如果長期三餐無法溫飽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弱勢照顧議題

的人，能不能算是弱勢族群？即便他不是低收跟中低收，這邊有六成五的縣民表示同意的。接下來，我們再問買不起營養品的這些慢性病的病患者，算不算是弱勢族群？這邊有五成的民眾表示同意。

縣民對弱勢的看法？另可能有多少戶有食物需求呢？

- 2021年2月，電話調查800份，信賴區間95%，抽樣誤差正負3.46%。
 - Q7.有人說：「社會上除了低收與中低收入戶之外，還有很多弱勢家庭」，請問您同不同意？
 - 91%的民眾表示同意、6%表示不同意。
 - Q8.有人說：「長期(1週以上)三餐無法溫飽的人也可以算是弱勢族群」，請問您同不同意？
 - 65%表示同意、32%表示不同意
 - Q9.有人說：「吃的飽但『買不起營養品（如完膳或安素）』的慢性病患者（如洗腎、糖尿病或癌症）也可以算是弱勢族群」，請問您同不同意？
 - 52%表示同意、45%表示不同意
- Q3.請問您的鄰居或親朋好友中，有沒有因經濟困難而三餐吃不飽的人呢？
 - 9%的民眾表示有
 - 推估來看，18萬戶的總量下，可能有9,000戶會有緊急性的食物需求。

這個調查，讓我們看到對在地民眾對於弱勢的概念，可能已經超出公部門對於弱勢的這樣的定義。另外一個部份，我們最好奇的是，問了他您的鄰居和親朋好友中，有沒有經濟困難的，三餐吃不飽的人，很訝異的，竟然

有九成的民眾表示有的。以中央誤差正負差三點五個百分點去推估的話，全南投縣大概有十八萬戶的總量之下，可能是三餐吃不飽的人，當然這只是做一次性的調查，不太敢那麼精準的去講，但是最大可能，大概九千戶會有這樣緊急的食物需求，這樣一個量能，目前南投縣政府提供的個案家戶，一個月大概平均是提供五六百戶，所以其實也看到還有很多潛在的部分，是我們還沒有發掘到的。

如何讓善心流動，嘉惠弱勢？ O2O的「夠用就好」物資共享平台



最後的跟各位先進分享的，就是社會上的物資其實不少，但是我們也看到了社會上的物資有季節性，中元普渡的時候物資較多，冬令救濟的時候，物資比較多，還有社會上的物資，可能有團體大跟團體小，撷取物資能量而不一樣，

有團體知名度大的話，撷取的能力會比較強，中小型的團體，物資撷取的能力就會比較小。

所以在過去這一兩年，我們也嘗試去發展，怎麼讓善心可以流動，有時候大的團體，接收到大量的物資，反倒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會造成倉儲的壓力，所以我們就想說，能不能去發展一個 o to o，組織對組織的，夠用就好的物資共享平台。我們現在這個網站大概也建構起來了，目前這個網站是在埔里的十三個社福機構，已經開始試辦，試辦從年初到現在，在這個網站物資的交流，金額大概有六十五萬。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另外，也是透過這個網站，來先匯集各單位的需求，換言之，各單位必須先了解他服務的家戶，弱勢家庭的需求是甚麼？再提報到網站上面，我們再透過這個整體性的平台，去提報給捐贈的單位，請捐贈單位可以捐贈社福單位真的需要的物資，去做這樣的對接，這也是今年在疫情期間，我們做的其中一項活動。



最後的部分，因為在這個平台上，有一些物資還是其他十三個單位所不需要的，這個時候，我們會轉到第二圈，轉到其他社區發展協會，再透過社區發展協會，把這些物資再提供出去，盡量不要讓物資過期，以上是很簡短的跟各位

與會先進報告，也很感謝這次主辦單位的邀請，以上，謝謝！

陳秋政（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謝謝文學老師，暨南大學在中部地區來講，是率先有大規模的團隊，走出校園去接觸到社區，剛剛所提到烏溪線的食物銀行的 case，從構想的發起，透過比較學術管道的資源，先去做了一個測試，然後引發南投縣政府的重視，據我了解，這個重視的程度，看到數字的時候，也是會有一種難以解釋的心情。舉例來講，文學老師跟我分享說，一開始的時候，跟縣府那邊合作的規模，可能是一百多萬出頭一點，可是到目前為止，這幾年經營下來，這個規模已經突破到三百萬了。

我們是樂見更多的資源，投入到這個需要的領域，可是看到些數字的變化，其實我也在想一些事情，就是說，政府投入資源越來越多，到底這些處於劣勢生活狀態的朋友們，他們的處境到底有得到甚麼樣程度的改善？當然這是一個大哉問的評估問題，可是透過剛剛的兒少，透過現在的食物銀行，我們都可以看得到疫情之前，各種的狀況都各自需要不同領域的關心者，或是服務提供者的專業去解決。

像剛剛文學老師提到的，像所謂的物資重複提供，這些都牽涉到溝通協調跟資源配置，縱使透過物資去協助接觸需要的對象朋友或是家庭們，也不能在這個過程當中，忽略服務過程所應該要展現尊重的這種專業，所以小到是不是一位有信仰的關係，對若干像是祭祀品有一些顧慮，可能細到這麼細都必須顧慮到，這完全擺脫過去大家認為，對於弱勢對象的協助，可能不用太顧慮到很多 Maslow 需求理論中所說的其他層次，所以除了生理心理需求，這些都要慢慢特別重視。

我比較好奇是，世展會又或者是暨大的南投縣食物銀行-烏溪線服務站，在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這個服務過程當中，在疫情前跟現在的疫情中，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不一樣的轉變？這個轉變原因背景可能是甚麼？面對這轉變我們服務的需求是在哪裡？因為這轉變政府公權力的機關，特別是緊接著要邀請議員們來做分享，如果是從為民喉舌的角度來講，我們期待議員們可以從那裡去切入？然後針對這些事情分工，需要趕快去處理的事情。

接下來先邀請雨蓁議員發言。

宋雨蓁（新北市議員）：



大家好，其實雨蓁在弱勢照顧，可能沒有在座各位的專業。畢竟兩位老師及剛剛的專員在分享的時候，你們都是走在第一線，真的為弱勢做努力，雨蓁今天要分享的弱勢，其實是在政治的過程中服務的族群，也就是我自己的族人—原住民族群。在新北市，事實上在都會區，也有一群非常非常弱勢的原住民，他們居住在所謂違建聚落裡面，在目前我們新北市大概還有兩三處的違建聚落，政府還沒有解決的。現在已經有解決的，是新店的溪州部落，

還有三峽的三鶯部落，但是三峽還有南進部落、福爾摩莎部落，瑞芳還有所謂快樂山部落。

聚集在那邊的族人，都是老弱婦孺居多，剛才我在聽專員分享的時候，特別講到兒少照顧的部分，但事實上，我們在這些聚落裡面的兒少福利資源是非常的缺乏，相對來說，社工也許都有進駐做關注，可是全面去盤點他們的需求，其他沒有被補足的地方，就會發現不僅在教育，在生活，甚至一般的飲食，都沒有辦法被滿足。

我特別要講的是瑞芳的快樂山部落，因為所處的位置是在相對危險的山坡地上，每年的颱風，他們都被迫撤離到附近的活動中心做安置，我們的孩子在那邊，事實上他們的教育也沒有接受得很完整，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或者是其他的外界因素，可能是一個禮拜五天裡面，去學校只有兩天，但是現在新北市的通報機制，若是連續三天沒有到學校，學校才會正式啟動所謂的通報機制，通報這個學生沒有去學校上課的，如果你中間有中斷的話，這個通報機制其實就會不成立，事實上，孩子在五天裡面只去上了兩天，或一天半，家庭發生了什麼原因，事實上我站在代議士的角度看，我們的整個通報機制並沒有做得非常完全。

事實上，我們也有家訪中心、高風險家庭處理的各個單位，他們都有去關心，但是他們關心的重點，比較著重在你需要甚麼樣的物資，我就提供你甚麼樣的物資，比如說，像剛剛老師有提到的食物銀行，但事實上，這些提供的物資，有時候會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被我們的族人，堆放在家庭的角落並沒有使用，甚至到壞掉，因為我們的族人，大部分是基督宗教，有些派過來的物資，我們是不食用的，比如說祭祀用品是不食用的，針對這些，我們的孩子要怎麼辦呢？好在新北市目前有一個政策，叫幸福保衛站，也就是我們的孩子可以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去領取所謂的便當，這是可以短暫解決孩子在食物上的需求，至少不讓他們餓肚子，一個最基本的需求，但是長期下來，對孩子的營養，跟他全面身心上的照顧，其實我們認為還是非常不足的。

另外一點，除了違建聚落的弱勢族群以外，也有一群合法聚落，但是那個聚落非常的殘破，也一樣在瑞芳，它叫做阿美家園，事實上，那裏的房屋都是合法的，是居民以前跟建商，一起合建的一個原住民的小型聚落，但是可能當初建商用的材質是海砂屋，所以現在他們的房子非常的殘破不堪。

各位有沒有辦法去做想像，住在漏水非常的嚴重的家裡，我可能必須要客廳裡搭帳棚，才有辦法睡得安穩，我的房子鋼筋裸露，常常會有落石，最近台灣的氣候也不好，常常發生地震，只要一發生這整種自然災害，可能家裡的某角落就會脫落一塊石頭，住在那邊一樣也有老弱婦孺。

我曾經在議會質詢的時候，有特別跟市長說，我們現在在做所謂的都更，是不是我們把都更的資源放在那邊，協助我們的族人重建我們家園。

可是很遺憾的是，所謂的都更，必須在都市計畫區域內，瑞芳阿美家園並不是在都市計畫區內，以至於我們只能用少少的錢，做簡單的修繕，可是因為那裏房子，是整排連在一起的，只有修一家，旁邊兩家沒有修好，他的整個結構依然是殘破不堪。我們發現這問題時，即使很想給他們一些幫助，但是很無奈的發現，政府沒有一個地方，或是有效的資源，可以投入完整的建置。

其實馬見議員所處的烏來山區，也面臨很多這樣的問題。今年（2021 年）疫情開始嚴峻起來的時候，學校已經要開始做遠距視訊教學，當時烏來的孩子就面臨一個問題，孩子有沒有足夠的教學設備，就像剛剛專員講的，就算當時有很多的團體幫忙，募集了很多所謂的教學設備，又遇到另外一個問題，烏來區到底有沒有足夠的網路容量？需求設備有了，但是網路沒辦法連線的狀態之下，孩子依然沒有辦法循遠距教學的模式，滿足上課的需求。

老師部分更是我們應該去思考的，烏來區有很多人在提倡說，要把所謂的民族教育，融入到我們的體制教育裡面，問題是烏來比較偏遠的地方，或是偏鄉，其實是留不住好的老師，沒有辦法真的讓整個教育的網絡，建置得非常的密集，我們的老師也沒有非常多，資源沒有非常的多，這其實都是烏來區現在會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可能因為我們要處理的事情比較多，我們議員站的角度，可能沒有辦法集中在某一個項目裡面。在我看來，新北市也許是一個發展非常繁榮進步的城市，不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過因為區域大，有很多偏鄉，偏鄉還有很多的角落是市府的資源和民間團體資源目前沒有辦法觸及到的，這個我覺得我們可能還需要再加油。

關於原住民族群，為什麼一直以來被稱為弱勢？我們的文化及經濟，標準跟一般的族群是不太一樣的，我不會說原住民是不聰明的一群，事實上，我覺得原住民是非常的聰明，而且是非常有發展的一群，只是我們的文化跟主流文化的牴觸，在必須選擇文化的傳承及兼顧生活的時候，原住民族群其實面臨到嚴峻的挑戰。

在這種種的原因之下，政府或市府很多福利是針對原住民，我也相信很多外族群會很羨慕原住民，為什麼你們有這麼多的福利政策？但在我們看來，這些殘補式的福利政策，並沒有辦法讓整個族群完全的提升，因為我們從孩子的教育，孩子的家庭環境背景開始，我們就有很多很多需要補足的地方，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一直到進入社會去就業的時候，事實上我們也遇到很多不同面向的問題。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好了，我們的原住民，所謂的歲時祭儀，也就是傳統祭儀文化，這個傳統祭儀文化可能需要籌備的時間，有的是一兩個禮拜，有的是一個月，我必須要回到部落去籌備這些祭儀文化活動的時候，我勢必就要犧牲我的工作，但是一般的公司行號，沒有辦法讓你請一兩個禮拜，甚至一個月的假，所以變成我們的族人，只能選擇臨時工或是工地，或是選擇可以隨時自由離開的工作或產業去謀生。這也導致容易被取代的產業，一旦遇到像疫情的問題時，第一批失業，或是面臨經濟狀況的，就是我們的族人。族人對於一些金錢的觀念及金錢的運用，跟一般的漢人不一樣，我們比較崇尚自然法則，跟著自然一起成長，我們沒有要為未來做甚麼保險，還是怎麼樣比較充足的概念，以至於如果我們的族人在工地，或為工作受傷的話，通常一個家庭經濟支柱受傷或死亡，沒有經濟收入，就會導致整個家庭頓時陷入困境，孩子流離失守等等。

我不曉得在座的嘉賓，是不是有辦法可以想像，其實我們原住民族人，很多是沒有報戶口的黑戶，可能長到了二十幾歲，他都沒有報戶口，所以到二十幾歲以後，在中華民國的戶籍系統是查不到這個人的，也沒有辦法就醫，我們處理過很多這樣子的個案，對於一般人說，他們可能沒有辦法相信，但這是真實發生在都會區的原住民。為什麼沒有報戶口？可能有很多種原因，但是我們處理的很多個案當中，還是會讓我匪夷所思，就是族人在這麼進步的社會，還可以過著這樣像原始人的生活。

剛剛特別提到的違建聚落，很多地方還是用木板搭建的，他們住在那邊，雖然已經被列管，暫時不會被拆，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增建或更新建材，所以每次颱風過後，他們的房子毀損，還是只能用木材做修補。大家可能沒有辦法想像，我坐在廁所裡面，那個廁所的牆是有縫的，用木板搭的，我可以看到外面的馬路，也就是外面的馬路也看得到我在上廁所，這是我們違建聚落非常特殊的狀況。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如果各位來賓有機會的話，可以去我們的違建聚落看看，你會發現，那可能就是二三十年前的眷村，甚至比眷村更糟糕的生活，有一點像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灣的時候，臨時搭建的居所，到目前還真實的存在新北市。這些問題要怎麼去解決？我想真的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還有很多專家學者的意見。也許這些違建聚落，都可以獲得很的解決，但是截至目前為止，我看到我們的族人，還在這樣的生活品質之下，其實心情有一點難過，我們的孩子還在河濱旁邊，然後過著很原始的生活，其實也會讓我很難過，因為他們現在過的生活，就真的符合一般人對原住民的印象，可能就是騎山豬，可能就是赤腳，他們真實還過這樣的生活，而且是在都會區。

這是以上我的分享，其實我們還在努力改善我們都會區的族人的生活品質，也必須要借助專家學者，還有社福單位的力量，一起去做努力，我們的族人有一天的生活，才可以過得很好，以上，謝謝！

陳秋政（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非常謝謝宋議員的分享，特別把焦點放在都會原住民在都會生活的一些處境，過去我們真的比較清楚知道的是三鶯部落，或是知道的溪州部落，沒有想到的是，今天一談之後，不只還有很多部落，甚至因為部落所在的位置，每個部落人口結構上，都是更迫切需要大家去關心的。

換言之，也就是部分的都會原住民部落，它本身的自助能力，可能沒有像檯面上大家聽過的這些部落，相對的比較有能力可以為自己發聲，或者是有對外聯繫的管道，或者是知識能力，所以這個是要讓大家要迫切去了解的注意的。

剛剛我們的主講人，已經先用兒少作一個主題，從世展會的經驗作分享，然後文學老師用南投縣烏溪線食物銀行的案例，作了一些分享，來自於新北市的宋雨蓁議員，也從都會原住民談一些分享。我們都很清楚，麗蟬前委員關心的範疇跟領域很廣，也有特別包含我們的新住民乃至於移工，所以請麗蟬前委員就這個範疇，跟大家分析一下，疫情的前後，有沒有看到一些新的問題出現，或是既有的問題，因為疫情的關係而更加嚴重。相對應不管民間的資源，特別是政府的資源、政府的政策有沒有看到？該做甚麼？有沒有因為疫情的關係忽略了，或者是犧牲了處於劣勢地位，或者是生存環境的這些朋友們的權益，請麗蟬前委員用十分鐘的時間來進行發言。

林麗蟬（講師／國立暨南大學原住民在職專班、曾任立法院第九屆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移民在台灣，不只是婚姻移民，其實還有移工朋友，還有一些外籍勞工，也有他們的訴求。婚姻移民是我們接觸到比較多的，而且也長期會關注到他們的權益。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很多移民朋友，在疫情期間，不管是賣吃的，做美容，還是一些觀光產業的商店，通通都受影響。政府有推出一些紓困方案，但去年的紓困就已經忽略一些移民的需求，今年我們看到很多新移民領不到紓困補助，因為新移民作勞工階級，沒有勞保，因為有一些紓困補助，需要有勞保，還有就是要有一些就業的證明，可是很多移工朋友他們在工廠是作按件計酬的，我就問他們，在那邊做了二十年，為什麼還沒有幫你投勞保？所以這個問題，也是我最近到其他，包括縣市政府去開委員會的時候，提出一些嚴正的，請他們要去調整的。



這次的紓困，我本來跟民間的一個基金會合作，就是他們也支持我們要補助一百四十戶，本來單純要給一百四十戶的家庭可以來申請，我們收件的時候，竟然收到兩三千戶的新移民的孩子來申請。

有些孩子因為在疫情期間，家長也沒有工作，變成大家都回到家裡面，孩子因為要遠距教學，家裡面有三個孩子，四個孩子的，媽媽只有一部手機，怎麼去分給每一個孩子都可以用？後來我們跟學校聯絡，有些學校開始跟一些電腦公司去募集一些舊電腦，讓學生可以來申請借回家用，除了電腦以外，還有一些耳機設備，還有頻寬的問題，這些都是當時我們很棘手的接到很多新住民家庭給我們的意見，所以我們必須從學校端跟企業端去做一個協助接軌，所以我覺得在整個疫情結束之後，這些政府應該要去盤點的。當疫情緩和的時候，政府應該要去了解到說，其實很多的移民，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可能會遇到甚麼問題？包括說你們要改雲端會遭遇到的問題。

除了這個以外，我們也看到這次最嚴重的苗栗地區，那時候工廠爆發疫情，外籍勞工朋友有染疫的可能，但是語言不足，這個也是我在好幾個縣市去呼籲的，在疫情緩和的時候，所謂防疫人員培訓的時候，希望邀請多種語言專長的翻譯，一起去進行作訓練，讓這些人在防疫的技術裡面，又有多國語言的能力，來協助當疫情爆發的時候可以進去。

這次苗栗爆發疫情的時候，指揮中心進駐苗栗以後，就發了一個動員令，希望移民署協助動員所有會語言的，包括菲律賓語、印尼語、越南語進到現場，包括有一些隔離的據點，希望這些新移民，可以輪班在那邊協助。但大家知道嗎？有很多語言專長的新移民，她家裡有九十幾歲的婆婆，有在念國小的孩子，他去那裏完全沒有訓練過，只有熱誠跟語言，他就被逼著要去第一現場，我那時候非常生氣，因為我去年在高雄市政府服務過，高雄市政府就是把所有的衛生所的通譯人員，加入防疫人員的訓練。我們分為三梯次，跟著所有的村里長，跟未來會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協助防疫的志工，進去一起訓練，才會有這批人出來協助，那你怎麼可以找完全沒有相關所謂防疫基本概念的通譯人員，進到現場？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弔詭地，可是沒有辦法，因為還是有一些新住民，為了賺個通譯費，因為他會這個語言，他就過去了。

整個疫情緩和之後，政府應該在各個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人員協助的時候，一定要想到我們在台灣有上百萬個移民朋友，不管是婚姻移民，還是經濟的移民，都是有語言的需求，你應該想到他們有需要，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整頓整個語言通譯的政策問題，所以這個部分是我要強調的。

兒少的部分，我還是要呼籲，因為很多的懷孕的新住民，要等六個月才能納入全民健保。每天都有人因為沒有健保，他先生說不然將錢省起來，因為家境收入不是這麼的富裕的時候，只是一般三萬多塊收入，當一個人在賺錢，他太太懷孕，語言又不通，除了我們有推動打疫苗跟所謂的產檢以外，她可能遇到不舒服的時候，看醫生的時候需要自費，這個家庭其實非常的辛苦，而且這個媽媽壓力很大，因為為了孕育一個孩子，卻是要擔心去看醫生的時候，要增加老公的負擔，

我們也呼籲大家，一起去讓這些懷孕的新住民不要有等待期，讓他們加入全民健保，因為外籍勞工，不管是場工，還是技術工，他們在進入台灣的第一天，就可以有全民健保，那時候衛福部跟我說，因為他們有經濟的貢獻，我們新住民懷了台灣的未來，所以不管是經濟貢獻，還是任何其他的貢獻，不應該有差別待遇。

如果不談貢獻，孩子在媽媽肚子裡，胎兒沒有好好的發現一些狀況，沒有好好的去做治療，萬一生出來變成早產兒，未來的醫療負擔更大，所以這個是我們到現在在倡議的議題，我就先分享到這邊，待會兒有機會可能再作交流，謝謝老師！

陳秋政（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謝謝總會長，總會長作不同主題的分享，我覺得相當有啟發，我們長時間跟不同族群的朋友在接觸、在互動，其實透過大家的眼睛，大家的行動，我們真的比較能夠清楚地去描繪這些族群朋友，他們自己現階段的處境，因為政府還是用他相當有規模，相當有制度，相當有分工的形式，去面對這廣大的國民社群，有的時候就是沒有辦法完全顧及到一些細膩不同的需求，所以非常謝謝大家剛剛的發言，接下來，也麻煩馬見議員十分鐘的與談分享。

馬見（新北市議員）：

所有貴賓大家好！我稍微補充雨蓁講的，其實我們對於弱勢的定義，我覺得根本沒有辦法那麼明確，以我自己的選區來講，比如說我們泰雅族的原鄉就是烏來，因為雨蓁是比較在都會區，我本身是烏來在地的泰雅族人，因為原住民族基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本法的設立，我們原鄉已經賦予部落會議有一個諮商同意權。

所謂的諮商同意權，就是當部落重大的公共建設要興建的時候，必須要取得部落的同意，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花蓮太魯閣的亞泥，因為他們是有開礦場的年限，那他申請一次同意的年限是六年，六年已經過了，他們要申請再一次的六年的採礦期，我們太魯閣那邊的部落會議，就反對他們繼續採礦，所以新聞就露出了。



換一個角度來看，其實我們烏來，從民國五十五年政府就禁建，所謂禁建，就是你在烏來是不能蓋建築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民國五十五年，為了大台北地區的市民好朋友，就興建了翡翠水庫，那你興建了翡翠水庫，讓我們烏來的族人沒辦法蓋房子，當然一直到現在，烏來每一個族人，都有所謂的回饋基金，但民國五十五年，一戶人家可能是兩個人，我們也會生孩子，人口也會變多，一個假設二十坪

大的家裡，結果蹦出個八九個人要去住，其實是已經不符使用了，但是我們又不能蓋，你一蓋，政府就來拆，關鍵是我們現在也沒有辦法用所謂的部落會議，去把它翡翠水庫趕出去，因為法律是不溯及既往的，翡翠水庫也沒有使用年限，所以造成說烏來人完全沒有辦法蓋一個合法的房屋，這是其一。

第二是，兩蔣議員剛剛所提到的，族語傳承的問題，其實族語傳承問題，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斷層很嚴重，我們只重視於孩子，比如說在族語認證，能夠提高大家認證機率，但是我的概念是，其實就算政府不讓我們去做認證，或認證通過沒有考試加分，族人自己本身的意願，願不願意去學這個族語？

所以我們從教育去著手很多的地方，包含兩蔣議員剛剛所提到的，從扶桑國小被我們提案，正式轉型為這個德拉拉民族實驗小，德拉拉民族實驗小學，是新北市唯一最有條件作民族實驗的小學，因為它出了校門就是部落，它跟土地，跟這邊的人，這邊的文化是有連結的，但我們再回歸到都會區，都會區就是來自全台灣五十五個不一樣原鄉的族人，來到新北市打拼，第一代的族人，他們跟原鄉是有連結的，但是他們在這邊落地生根，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孫子，跟地方是不熟識的，是沒有連結的，最多只有假日回去而已。

很多的耆老，民意代表，重要的人士長輩們，都告訴這些都市原住民說，年輕人，你們一定要去傳承文化，你們一定要去認知自己是誰？其實在我們沒有認識自己之前，在我們不知道原住民的核心意涵在哪裡之前，你就告訴我，非得要去傳承我的文化，其實在心態上，是一個很沉重的枷鎖，我覺得這個要回歸今天的主題，就是所謂的文化弱勢。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第三個是像我講到烏來現在原民保留地，有很多借名登記的問題，所謂借名登記，就是因為原住民保留地，是不能買賣的，而且漢人朋友，是不能被登記為所有權人的。以烏來為例，有很多的溫泉會館或是民宿，或是大財團進來的，那個都是用原住民的名字去登記，假設原本是我馬見的土地，我沒有錢，所以我賣給溫泉會館一百萬，結果這個溫泉會館就設定債權，設定比如說一千萬，然後九十九年後要還我，我再找一個原住民的人頭，去擔任這個土地的所有權人，這個就是借名登記。

但是在最近這幾年，我們司法改革設立了所謂大法庭制度，現在大法庭就說，現在我們這個非法高價借名登記，其實是違法的，但大法庭宣告違法，他是違法不是違憲，所以借名登記這件事，他不會自動塗銷。那他不會自動塗銷，代表族人要去申張正義，要去取回自己的土地的時候，他就必須自己去請律師，而且又必須自己取證，原住民自己本身的生活水平條件，或是知識水平條件沒有想像的那麼高。我們都知道，現在原住民有所謂的法扶基金會，法扶基金會他目前只要你是原住民，你是被告，他同意你申請的機率會大很多，但是因為這種案子裡裡面，我們的族人會是原告，那基本上法扶基金會會去支援我們的就很少。

更重要的是，我最近在處理一個案子，就是有一個奶奶，因為他有七個孩子，他有八筆土地，一筆土地當時賣了二三十萬，然後去拉拔了七個孩子長大，現在那個奶奶已經老了，她的老公已經走了，她一個人身上八筆土地，每一筆土地平均被設定在一千二到一千五百萬之間。換句話說，在帳面上，這個老奶奶雖然有八筆土地，但她一個人就欠了一億兩千萬的錢，總有一天這個奶奶會死去，那他的孩子要繼承這些土地，繼承這些土地，相對也要繼承這些債務，我們在處理他的案件，就是一個非常的棘手的。

所以現在原住民所面臨到的問題，不是只有經濟水平，或是知識水平的弱勢，還有文化的弱勢，還有教育的弱勢，有很多都是我們民意代表，或是地方政府可以去做的，但是立法是很專業的，我們需要仰賴專家學者，去制定一個比較趨近符合現狀的制度，讓原住民族人，不至於在現行的制度下被排擠，這是以上我簡單扼要的分析，謝謝大家！

陳秋政（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謝謝馬見議員，從原住民朋友，特別是在原鄉部落的原住民朋友處境，給我們做一些具體的例子，然後做一個呼應。

在結束這場線上會議之前，每一位就我以下想要建議的主題跟方向，給我們一點歸納跟經驗分享。

這個主題就是說，我們各自所關心的，處於劣勢生活處境這些朋友們，在疫情前，疫情期間，到甚至您展望他後疫情時代，到底有沒有一些事情，是我們原本的政府運作的體制可能忽略的？或者可能是他還沒有反應過來的？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我們其實應該要把這個現象點出來，然後，應該把這樣的一個情況，透過各自的管道，盡快即時的對外做一個發聲，避免這個情況真的被大家關心到的時候，已經到難以收拾的境界。當然希望不會，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方向想就教各位，在最後我們這場結束之前，如果可以的話，每一位是不是大概兩分鐘的時間，跟我們做一點觀察跟分享。我們先請的世界展望會的怡潔。

陳怡潔（專員／台灣世界展望會研究評估部）：

面對疫情，我們機構也在做預備，當未來有一天，又要升級為三級警戒的時候，我們會關注下面幾個面向。

第一個，我們要確保所有的服務人員，都可以透過數位的工具，去接觸到我們的服務，因為我們的服務不會中斷，現在政府部門在疫情期間，特別是針對政府委託方案的社工，提供我們打第一劑的疫苗，但是沒有確保所有的服務人員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所以目前展望會是透過結合民間企業的力量，來確保我們的服務，可以透過各種模式去持續。

同樣的，在疫情期間，我們可以看到孩子在家裡，三級警戒學校關閉以後，教育部門確實開始在盤點，每一個孩子到底有沒有設備？民間募集數千台的設備給我們的孩子，我覺得政府需要關心的是，孩子用了這些設備之後，有沒有能力去上線？他如果沒有這個能力去上線的時候，我們要怎麼樣去協助他？

現在展望會，透過各種數位素養的教育，甚至社工員一對一的教導，讓孩子可以用這樣的工具去做一些服務，剛才文學老師、雨蓁議員、馬見議員及林總會長就提到，其實我們真的要確保孩子最基本的食、衣，或者甚至是營養健康物資不會因為疫情而被中斷。

確實誠如雨蓁議員所說的，我們部分原住民的孩子的居家環境，你無法想像的差，果真像雨蓁議員說的，我在廁所可以看到外面的人，所以外面的人，也可以看到我在廁所做甚麼事情，這樣的孩子的生活景況，我們所服務的家庭確實是有的。

另外就是營養安全的部分，我們服務的孩子，有一半是像老師所說的，處於福利的邊緣，他沒有中低收入的身分，但是他真的家庭的經濟缺口非常的大。但是我們也發現，這樣的家庭，針對他所處不同的區域，他在營養上面有不同的需求，比如在原鄉來說，我們的孩子是沒有新鮮的乳品，沒有新鮮的麵包，甚至連他要及時，就是很方便去買的食物，可能都是在地的便利商店，他們所賣的滷肉飯、炸雞排、烤香腸，所以這些孩子的營養來源非常不多元。

當疫情到了三級之後，如果家庭是沒有照顧這個孩子的能力的話，他能不能繼續去獲得這樣的食物的接觸，因為我們也發現了這次疫情，我們確實有很多在偏遠原鄉的地方的物流是中斷的，所以原鄉的農產品出不來，外面的物資也進不來，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物流設備，可能都卡在各種資源的配置上。所以物流最遠端地區的孩子，他可能營養的安全都有問題，當他的家庭沒有辦法給他營養餐食的時候，即使他有錢他都買不到好的食材。

我們要確保家庭的照顧能力，當三級警戒的時候，孩子只能在家裡，所以我們要呼籲政府，提供足夠的資源，讓民間的社工在有安全的機制下，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進入到這樣家庭服務。

同樣的，我們在服務 113 保護專線的服務上，政府也希望能給我們更好的人力配置，我們必須要設置一些備援的系統。現在所有的資源，都是在正常的運作的條件下所去配置的，但是到了疫情三級，或當我們的機構有同工被染疫，需要大批的同仁被隔離的時候，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力來做配置，以上就是我這邊簡單的分享。謝謝老師！

陳秋政（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非常謝謝怡潔分享，緊接著我想邀請文學老師，也來做一點回應。

陳文學（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我有兩點回應，第一點就是從疫情三級警戒的情況，我們大概看到，公部門在處理防疫措施方面，缺乏區域差異化的思維。

比如說，對仁愛鄉來說，或這是像馬見議員所提到的烏來區、仁愛鄉，他們是沒有藥局的，你要他去買口罩買酒精，變得很不方便，即便三級警戒之下，大家可以拿著健保卡去換口罩，但是其實他換口罩的距離，可能就是要從仁愛鄉下來，到埔里鎮上換口罩，而且一次換口罩的數量，卻跟大家是一樣的，我想這對他來回的交通成本來說，其實是非常不方便的，不合理的。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在防疫的酒精，更是困難購買，在那段時間，大家都在搶酒精，更何況他們要從山上下來一趟，其實是不一定買得到酒精，也許在疫情間，大家都想要一致性的來做，但是其實卻忽略掉一些距離上，區域上的差異性。

再來就是通訊設備，除了通訊設備之外，還有 Wifi 系統，教他們怎麼使用，我想這些可能都是在弱勢家庭裡面都是需要的。在南投這裏，我們也發現了一個狀況，就是其實以仁愛鄉跟中寮鄉，或者跟國姓鄉來比較的話，仁愛鄉的資源，反倒是比中寮、國姓資源還要多，這個也許也是因為過去社會上，普遍會覺得有需要，要優先的地方，應該是仁愛鄉，相較而言，像國姓這個屬於比較大的客家莊，比較多新住民的地方，反倒是被忽略掉的，這是第一點的分享。

第二點的分享，就是回應剛剛馬見議員提到的，前一陣子，我在看澳洲原住民公務員離職率很高的原因，是因為要當澳洲原住民公務員的話，不是像台灣這樣一致性考試，他們公務員有一點像是面試雇用的這樣的概念，他們離職率非常的高，很高的原因，其中一個是跟剛剛馬見議員所提到的很類似，就是他們承載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了太多的文化傳承的壓力，即便在公部門裡面，因為澳洲這些原住民公務人員，進來因為是原住民的身分，所以有特別的一種優惠的措施，所以進來的時候，常常背負要去教育其他同事他自己文化的使命，但是對一個年輕的公務人員來講，其實他不一定了解，也不一定懂，不一定講得正確的。

特別也像剛剛兩蓁議員提到的，因為我以前也在做原民聚落的服務，原住民的這些朋友，都是缺少了被了解的機會，當他上面長官不了解，同儕也不想要去了解的時候，在大社會就越來越沒有信心，而越來越沒信心之後，就會比較傾向回到自己的一個族群的圈子裡面，那就造成了蠻多的相互理解的機會就因此被斷掉了，以上是我簡單的回應，謝謝！

陳秋政（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謝謝文學老師，緊接著邀請宋議員做第二次的發言跟回應。

宋雨蓁（新北市議員）：

我們還是有很多原住民違建聚落，雖然這些違建聚落不合法，但是我認為還是可以訓練我們自己的族人，去組織所謂的自治會，或是管理的團體，那至少回歸到像部落一樣，我們可以在一家人有事情的時候，其他的家族可以給予外部的支援，或者是外部的協力照顧等等。但目前我們在都會區聚落的原住民，比較缺乏在原鄉互助的這種精神。而這樣組織的建置，因為又受到都會區常常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這種法令式的規定，讓我們的族人沒有辦法那麼快可以適應，或是融入，或是理解法條規定的內涵跟意義。

我覺得就是讓他們回歸到自然原始的部落，那種生存在部落的時候，互助團結的核心價值跟精神，這個是我覺得現在都會區聚落比較欠缺的一點。

如果我們太過於仰賴於公部門給我們協助的話，其實時效性會有些慢，再加上很多的社福團體進駐，雖然給我們很多的幫助，但是實質上，因為文化上的差異，因為視角的不同，給我們的幫助，在我們族人的眼裡看起來，也許不是幫助，他也許是一個不管是在自由，還是思想或是種種的箝制，也許讓我們的族人並沒有感受到這個政策或是協助上面的美意和好感，不符合族人的期待，這也是我們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未來我們也可能會跟不同的社福單位，或是政府部門做連結，希望未來我們可以先以連結聚落的組織和聚落的功能為主，尤其是因應疫情，我們聚落有很多資訊是封閉的，對外出去的資訊是封閉的，而且表達的能力，可能也需要再做一些精進，才可以讓外界了解我們族人真正的需求是甚麼？我就在這邊作以上簡單的回應，謝謝！

陳秋政（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非常謝謝雨蓁議員的分享，緊接著我們歡迎麗蟬總會長。

林麗蟬（講師／國立暨南大學原住民在職專班、曾任立法院第九屆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

像雨蓁議員談到，有時候進去是不是符合我們族人的一個需求，其實這個也是我們不斷的在移民相關議題裡面去談到的。有時候我們辦一個移民嘉年華，請很多新移民穿自己傳統服裝，可是新移民問台灣的服裝是甚麼？反而我們忘了，其實有些東西不是我們要的，因為我們的服裝，我們很清楚。

其實剛剛有談到，不管是通訊設備，還是整個疫情階段的區域差異性認識不足，因為移民就分散在各個地方，很多的部落都有很多新移民，包含我在這次疫情階段去各縣市了解我們的成員及他們的狀況，包括阿里山上。嫁給原住民的新移民是非常多的，他反而跟我說，他們那邊也沒幾戶，還蠻安全的，最大的缺點還是資訊、通訊不足，雖然是遠距教學，就變成他的孩子必須要從他家開車十幾分鐘到阿嬤家，阿嬤家那裏才有網路，能讓他上網上課。

家長本來是務農的，空閒時間有限，但還是必須有一個家長挪出時間去接送孩子，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在作所謂疫情的防疫上，不管是在教育方面，設備方面，各個區域需求都不一樣，不能夠用某一個地方的情況為標準，去訂定我們的需要內容。

有很多的外籍的勞工，尤其是照顧長者們的勞工，其實我們都會很擔心說，如果語言不足，萬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突然的確診，其實也會影響到長者的。所以就變成很多家人都禁止他們出去，我是覺得這個禁止令不怎麼恰當，而是應該要把制度設計好，制度沒做好，反而去限制他們的行動，這不是我們該有的做法，包括我們很多的工業區，就禁止很多移工朋友出來買東西吃等等。

我們站在民間立場，不能去告訴工業區說你不能這樣，而且萬一他真的出去確診了，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那時候我們有試圖去詢問工業區的老闆說，可不可以在移工沒辦法出去的時候，讓他們挑選想要的東西，然後老闆用宅配的方式送給移工，因為很多老闆都依賴這些移工，一個是要吃自己的食物，一個要作生意，雙邊都無法滿足的自己的需要。

這些宅配老闆可不可以先請客，就是本來你出去是要自己花錢的，但是現在你第一次第二次前面那幾次宅配買東西，由老闆先請客，讓你的勞工去勾選，至少在限制移工出去的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之前，移工還可以買到他需要的東西，這是我們站在民間立場有去溝通的事。

只是我還是要回到那句話，整個制度面要去考慮到，我們有上百萬個跟我們使用不一樣語言的人跟我們生活在一起，各行各業包含住進到我們的家裡面，他們協助照顧我們家裏的長輩，所以希望政府在疫情比較緩和之前，趕快去作好準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備。

再來就是語言通譯人員，必須要跟著防疫人員一起訓練，不要遇到需要語言通譯時，就直接叫通譯人員去上戰場，而沒有給通譯人員任何一個防疫的武器，或是防疫的概念，甚至有些姊妹連疫苗都還沒有打，到就必須要上戰場，他們也不知道這個的危險性。

我們有提供通譯人員給移民署，但是我們有禁止通譯人員走第一線，我們的通譯只做遠距通譯，不作現場通譯，如果移民署違反，讓我們的通譯人員到第一線，我們會跟你移民署提出法律上的責任追訴，我們當時不斷的告訴移民署，我們不希望通譯人員進到第一線。等疫情緩和後，政府應該要趕快去做這一塊，我先分享到這裡。

陳秋政（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謝謝麗嬋總會長的分享，緊接著要請馬見馬議員來做一點回應。

馬見（新北市議員）：

我是馬議員的助理，他現在停車，但他有轉達給我，請我幫他作回應。

在這次疫情之中，其實我們同時也關注到了，就像兩蓁議員、麗嬋委員前面講的一樣，就是在制度上面，甚至有時候不知道是制度的緣故，還是流程上面的通報問題，要如何反應到讓政府單位真的了解狀況，在這次疫情中，就出現很多的缺漏。

比方說像勞工，所謂的勞工無薪假通報，或者是沒勞保的人，他們的無薪假沒有辦法取得政府任何補助，還有兒童就學的通報機制，其實在新北市這邊，像原住民這塊，相對就比較薄弱。但對於新住民，以新北市來說，我們就有設立了二十幾個新住民的家庭服務中心，去做這樣子的工作。

我們會比較希望說，疫情比較緩和的時候，我們應該回過頭去檢討我們在這些通報的流程中，如何讓這些通報確實，並且真實的反應每一個人的狀況到相對應的單位機構，其實我們每一個族群，每一個工作階層，都有相對應的單位，甚至有工會協會等等，但是如何確實通報，是我們目前蠻緊迫的工作，因為我們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有下一波的疫情出現。

陳秋政（教授／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謝謝馬見議員張助理的發言。

資訊的蒐集與資訊的分析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更重要的是，資訊得到以後，如何去作分享跟即時的處置跟回應，所以像文學老師他處理食物銀行，才發現到掌握需求的資訊很重要，可是需求的資訊又如何跳脫出來，跟外界去做一個共享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跟討論，讓精準的資源，可以做到位的使用。

像世界展望會，光是世展會所協助的對象有高達四萬多名，在我的看法當中，這絕對是四萬多個家庭，衍生出來四萬多個家庭當中，他可能有很多位處於偏遠的原住民部落地區，也很有可能這些家庭當中，有我們的新移民朋友。不管是基於哪種原因來到這塊土地，有不同的年齡分層，這些交織起來都變成說，如何協助民眾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解決生活上的疑難處境，向來都只是說政府該怎麼作可是疫情的時候，政府的作法，的確確也發揮的一點效果。我一直記得，最近有一些討論，就談到了一件事情，意思大概是說這個疫情，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測試，也同時提供很多的證據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說政府的整個治理結構跟制度安排，很明確地有時候他就不是一個萬靈丹 (This epidemic is a test, and also provides evidence, but cannot prove one-side study is all.)，所以聽起來，我覺得是一個蠻可以跟實務作對照的，可是你沒有這個政府的體制也不行，所以這政府體制，要如何作公共治理過程當中，其實跟外界作協調就變得非常的重要，要不然實際上很有可能，會在有更多處於不利生存環境的劣勢群體當中，增加了更多不應該的生活壓力，或者是滿足他基本生活的一些門檻，所以非常的謝謝大家。

在最後結束之前，跟各位說明一下，我們這個論壇，實際上是由台灣地方議員聯盟所主辦，我們這個聯盟團體，實際上是一個 INGO 團體，在全球來講，我們用三層的治理結構，去作國際的夥伴串聯，最主要開始的動心起念，是希望看到說，如果我們的民主制度，其實高度的要仰賴議員朋友代議士們，能夠在不同的階層，去為大家表達意見，然後制定更好的決策，或者是對於行政的服務，作出必要的影響，這個時候，經驗的分享跟專業能力的建構，變得很重要，甚至國際的接軌帶入世界觀，更好的前瞻構想，也變得很重要，所以就由資深的台北市議員林晉章林議員，發起成立這個以議員聯盟的平台。

我們也發現每一國家，都有這樣的平台，所以我們在這台灣地方議員聯盟 TCF 的基礎底下，開始去串連各個國家這些的議員團體，所以在亞洲就有所謂的 ACF，亞洲地方議員論壇，在全球的話，我們就有全球地方議員論壇。

在過去來講，包含歐盟，包含美國的議員聯盟的會長，我們都有互動。在亞洲地區，包含東協國家，包含東北亞像是日本，其實持續都有很多的互動，大家都有發現，共同面對疫情的時候，大家都在苦思，要想辦法去幫民眾解決問題，就像各位剛剛的發言一樣。

所以我們注意到這六個議題，辦理了這次活動，但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也想到一個辦法，就是我們會將發言內容錄製起來，然後在各位同意狀態底下，持續透過各個數位平台，然後讓大家聽到各位的觀察，聽到各位的振聲疾呼，然後可以讓整個公共服務的治理結構，能夠走得更穩當，走得更長遠，走得更周到一點，所以在這邊，代表台灣地方議員聯盟年會的主辦方，跟大家表達謝意，非常

第 I-3 場：後疫情時代的劣勢照顧議題

謝謝大家！

如果有時間的話，下午一點開始，我們還有三場不同的主題，可以幫我們分享，或者是撥空參與，如果您有更多時間的話，在下午的兩點四十分之後，我們還有國際場次，國際場次有安排 YT 直播，安排必要的語言即席同步翻譯，可以看得到，我們同樣用這樣主軸議題，邀請不同國家的來賓，分享他們的經驗，在這邊把下午的內容跟大家做一個說明，最後謝謝大家！

我剛剛實質上有跟各位拍照留紀念，但是沒有提醒大家，有作出你最燦爛的笑容，所以現在如果可以的話，請大家把鏡頭打開，由我這邊操作電腦截圖，突然後為大家留下一個紀念，謝謝！我們會提供平台，會讓大家下載，再一次謝謝大家！

（2022.03 台灣地方議員聯盟 蘇月星整理）